

## 東海館藏孫承澤《天府廣記》板本述略

流通組 謝鶯興撰

### 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天府廣記條》載：「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書以京畿事實分類編輯，凡建置、府治、學宮、城池、宮殿各一卷，壇廟四卷，官署二十三卷，其中倉場、漕務附戶部，選舉、貢院附禮部之類，又各以所屬繫錄，人物二卷，名勝、川渠、名蹟、寺廟、石刻、陵園各一卷，賦一卷，詩三卷，全用志乘之體。承澤所作《春明夢餘錄》多記明事，是編則上該歷代，下迄於明，爲例稍殊。」<sup>1</sup>

按，孫承澤，字耳北，號北海，又號退谷，順天大興人。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福王時，以承澤曾降附流賊李自成，定入從賊案。清順治元年(1644)五月，起授吏科都給事中。卒於康熙十五年(1676)。著有《五經翼》、《春明夢餘錄》、《庚子銷夏記》及《尚書集解》等書。<sup>2</sup>

《天府廣記》一書，東海藏有排印本與據清初鈔影印兩種，其板式行款與收錄之序跋著錄分別如下：

### 二、排印本的板式行款

(一)《天府廣記》四十四卷一冊，孫承澤，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11月，圖書總館/圖書總館，666/1213

附：清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朱彝尊<天府廣記序>、<天府廣記目錄>。

藏印：無。

板式：排印本，每頁十七行，行四十五至四十六字；小字二十行，行五十一字。14.7×20.8公分。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記卷之○」，卷一之首行下題「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

(二)《天府廣記》四十四卷一冊，(清)孫承澤，《四部刊要》，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7月，中文系/中文系圖，666/1213/1984

<sup>1</sup> 見卷77，史部地理類存目六葉25，台北·商務印書館縮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

<sup>2</sup> 以上參蔡冠洛編《清代七百名人傳》，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194冊頁57，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

附：清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朱彝尊<天府廣記序>、<天府廣記目錄>。

藏印：無。

板式：排印本，每頁十六行，行四十三字；小字二十行，行四十八字。14.8×20.7公分。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記卷之○」，卷一之首行下題「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

(三)《天府廣記》四十四卷一冊，(清)孫承澤，新興書局輯，台北：新興書局，1983年，圖書總館/圖書總館，857.1/0275-011/v.10 初版

附：清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朱彝尊<天府廣記序>、<天府廣記目錄>。

藏印：無。

板式：排印本，每頁十六行，行四十三字；小字二十行，行四十八字。14.8×20.7公分。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記卷之○」，卷一之首行下題「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

(四)《天府廣記》四十四卷一冊，(清)孫承澤，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MA/671.19/101/1213 2001 二刷

附：<出版說明>、清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朱彝尊<天府廣記序>、<天府廣記目錄>。

藏印：無。

板式：排印本，每頁十六行，行四十三字；小字二十行，行四十八字。14.0×20.4公分。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記卷之○」，卷一之首行下題「都門八十歲老人孫承澤纂」。

按，大立出版社本之行數、字數及頁數雖與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標點本不同，然附有朱彝尊<天府廣記序>，<目錄>所載內容相同，排版方式雷同，當據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標點本重新排印者。

漢京文化公司與新興書局本兩種，與北京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本重新排印本內文的行數、字數及頁數相同，亦附朱彝尊<天府廣記序>、<目錄>，僅缺<出版說明>，字體略大而已，當據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標點本在台灣翻印。

北京古籍出版社與前三本相較，多了<出版說明>，該篇末題「本書根

據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本重新排印」。

據〈出版說明〉所載：「《天府廣記》在《四庫》僅於『存』中著錄。據我們所知，本書並無刻本，只有鈔本；就說鈔本，也是希罕難得的。……我們排印的這部《天府廣記》鈔本，曾經做過一些輯校工作。原先北京圖書館藏有《天府廣記》三十二卷鈔本共二十冊，我們將它鈔錄下來。……經過進一步調查，後來果然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一部四十三卷的鈔本，因從三十三卷起補鈔了十一卷，雖然已有四十三卷，但還不能算是全部。其後又發現北京圖書館還有一部殘缺鈔本，卻有第四十四卷，因而鈔錄補齊，雖然仍有缺頁，但所缺少的僅是最後一卷的幾首詩。同時我們又發現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有本書的四十三卷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本書的殘缺鈔本。我們參照各種鈔本和《春明夢餘錄》刊本，調整了編排的次序和門類的名目，一了原來參差不齊的正文和附錄的格式，校訂了一些脫漏的誤字，增加了標點。」亦即彙整北京圖書館藏三十二卷鈔本、四十三卷鈔本、殘缺鈔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四十三卷鈔本及北京大學殘缺鈔本等五種鈔本而成現今排印本的內容。

### 三、據清初鈔本影印本的板式行款

(一)《天府廣記》四十四卷二冊，(清)孫承澤撰，《續修四庫全書》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 MA/082.1/2426/v.729-730 附：〈天府廣紀目錄〉。

藏印：「大興朱氏竹君藏書印」長型墨印。

板式：無板框、無界欄、無板心。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因係縮印本，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紀卷之○」，四十三卷及四十四卷「詩」之次行題「都門孫承澤纂」。

扉葉左題「天府廣記[清]孫承澤撰」，右題「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原書字芯高二一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二)《天府廣紀》四十四卷二冊，(清)孫承澤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台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年，圖書館特藏組/圖書館特藏組，082.1/6008-01/

v.248~v.249 1996

附：〈天府廣紀目錄〉、〈天府廣記四十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提要〉。

藏印：「大興朱氏竹君藏書印」長型墨印。

板式：無板框、無界欄、無板心。有摺痕黑線，可知半葉十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因係縮印本，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各卷之首行題「天府廣紀卷之○」，四十三卷及四十四卷「詩」之次行題「都門孫承澤纂」。

扉葉題「天府廣紀四十四卷」、「[清]孫承澤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按：與《續修四庫全書》所據之板本完全相同。

#### 四、排印本與據鈔本影印的差異

朱彝尊〈天府廣記序〉云：「北海孫退谷先生博學鴻覽，多識軼事。初著《春明夢餘錄》，歷載先代典制景物，刊行傳世，幾使洛陽紙貴。復有《天府廣記》，搜採廣羅，文獻彰著，洵為藝林之大乘，考核家藉此以為據信也。惜乎未及雕梓，而嗜古討論之士乃假以傳，藏諸笥篋，不啻珍璧。」

是書《四庫全書總目》僅著錄於「存目」，亦即未分別抄於七閣的《四庫全書》之中，故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說明〉云：「據我們所知，本書並無刻本，只有鈔本；就說鈔本，也是希罕難得的。」

〈出版說明〉又云：「原先北京圖書館藏有《天府廣記》三十二卷鈔本共二十冊，我們將它鈔錄下來。但是根據著錄，這部書有四十四卷，從第三十三卷以後，尚有〈人物〉二卷，〈名勝〉、〈川渠〉、〈名蹟〉、〈寺廟〉、〈石刻〉、〈陵園〉各一卷，〈賦〉一卷，〈詩〉三卷(光緒《順天府志》卷122〈藝文志一·紀錄順天事之書〉)。缺少的十二卷，約佔全書篇幅之半，恰好是與北京的史蹟最密切的部份。」再「參照各種鈔本和《春明夢餘錄》刊本，調整了編排的次序和門類的名目。」因為排印本已「調整了編排的次序和門類的名目」，故與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的影印本在各卷收錄的目次有了異同，茲羅列於下：

卷次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1962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
1	建置、形勝、險隘、分野、風習	建置、形勝、險隘、分野、風習

2	府縣「置」、城坊	府縣「治」、城坊
3	「州縣學」、武學、書院	「學宮」、武學、書院、「國學」
4	城池	城池
5	宮殿、後市、鼓院	宮殿、後市、鼓院
6	郊壇、附齋宮、神樂觀、犧牲所	郊壇、「祈穀壇」、齋宮、神樂觀、犧牲所
7	山川壇、「先農壇、旗纛壇、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先蠶壇、高禰壇」	山川壇、「神祇壇、地祇壇、太歲壇」
8	「社稷、宗廟、奉先殿、景神殿、玉芝宮」	「先農壇、旗纛壇、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先蠶壇、高禰壇」
9	帝王廟、文廟、廟祀	帝王廟、文廟、廟祀
10	內閣、六科、尙寶司、中書科、光祿寺	內閣、六科、尙寶司、中書科、光祿寺
11	宗人府	宗人府
12	吏部	吏部
13	戶部	戶部
14	倉場	倉場
15	禮部上	禮部上
16	禮部下	禮部下
17	貢院	貢院
18	兵部	兵部
19	戎政	戎政「府」
20	工部	刑部
21	「錢局」	「工部」
22	「刑部」	「寶源局」
23	都察院	都察院
24	大理寺、通政司	大理寺、通政司

25	詹事府	詹事府
26	翰林院	翰林院
27	太常寺、四「齋」館	太常寺、四「譯」館
28	太僕寺、「國子監」	太僕寺
29	欽天監、觀象臺	欽天監、觀象臺
30	鴻臚寺	鴻臚寺
31	太醫院、行人司、上林苑、衍聖府	太醫院、行人司、上林苑、衍聖公「府」
32	五軍府、錦衣衛、京衛、外衛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京衛、外衛
33	人物一	人物一
34	人物二	人物二
35	巖麓	巖麓
36	川渠、水利	川渠、「漕渠」、水利
37	名蹟	名蹟
38	寺廟	寺廟
39	石刻	石刻
40	陵園	陵園
41	賦	賦
42	詩(自古燕至元)	詩一
43	詩(明)	詩二
44	詩(明)	詩三

上述表列中，有三種類型的差異：

第一種僅是字句的不同或增減，如：卷二的府縣「置」與府縣「治」，卷十九的戎政與戎政「府」，卷二十七的四「齋」館與四「譯」館，卷三十一的衍聖府與衍聖「公」府，卷三十二的五軍府與五軍「都督」府。

第二種是同卷收錄的項目不同，如：卷二十一，鈔本題「錢局」，排印本卻題「工部」；卷二十二鈔本題「刑部」，排印本卻題「寶源局」。

第三種是同卷收錄的項目各有增減，如：卷三，鈔本多「州縣學」，

而排印本多「學宮、國學」兩種。卷六，排印本多「祈穀壇」一種。卷二十八鈔本多了「國子監」一種，卷三十六排印本多出「漕渠」一種。

第四種是同一項目出現在不同的卷次中，如：卷七，鈔本的「先農壇、旗纛壇、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先蠶壇、高禘壇」等類出現在排印本的卷八，而排印本多了「神祇壇、地祇壇、太歲壇」三種；同樣地，鈔本的卷八出現「社稷、宗廟、奉先殿、景神殿、玉芝宮」等五種為排印本所無。

#### 五、小結

《天府廣記》一書，「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未見收錄，「全國圖書聯合目錄」另有：北京出版社與香港龍門書局二種，惜未能見到，無法瞭解其間的差異。「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著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兩本，一為「一九六二年，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排印」，一為「一九八二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據一九六二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排印」，即排印本的〈出版說明〉所載，北京圖書共藏有三種鈔本，一為「三十二卷鈔本」，一為「四十三卷鈔本」，一為「殘缺鈔本，卻有第四十四卷」，而據此三種鈔本「鈔錄補齊」的排印本。

自《四庫全書總目》論其書之缺失：「其中如因工部而及修築，遂併淮黃形勢而詳述之，則是南河而非北都；因禮部而及儀注，因併貴賤章服而縷載之，則是 一典而非地志。且既以天府為名，自應以地為限，乃明建都在永樂時，而內閣題名上溯洪武之初；移石鼓入大都在元時，而石鼓歌兼收韓愈、韋應物、蘇軾鳳翔所作。如斯之類，皆務博貪多，未免失之泛濫」，總結說：「核其全書大抵瑕多而瑜少也。」<sup>3</sup>或可看出是書何以僅存鈔本，故流傳不廣的原因之一。

---

<sup>3</sup> 見卷 77，史部地理類存目六葉 26，台北·商務印書館縮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 3 月。